

James Herriot The Life of a Country Vet

吉米·哈利

鄉村獸醫的一生

《大地之歌》的作者吉米·哈利，

童年時期辛苦度日，

但卻沒有成為憤憤不平的人，

反而變成最受歡迎的獸醫作家，

筆下的故事豐富了無數讀者的心靈。

他的血液中蘊藏的不只是印刷匠的油墨，

還有牛奶和蜂蜜。

葛萊罕·羅得 著 蔡蕙如 張鳳儀 譯

杜白 莊裕安 推薦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吉米·哈利：鄉村獸醫的一生／葛萊罕·羅得
(Graham Lord)著；蔡蕙如 張鳳儀譯。—初版。
—台北市：胡桃木文化，1998〔民87〕
譯自：James Herriot : the life of a
country vet
ISBN 957-8320-07-8(平裝)
1. 哈利 (Herriot, James)- 傳記
2. 獸醫師-英國-傳記

784.18

87009006

綠色胡桃之7

吉米·哈利——鄉村獸醫的一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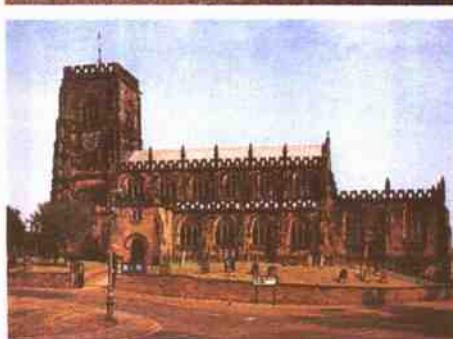
作 者 葛萊罕·羅德
譯 者 蔡蕙如 張鳳儀
責任編輯 徐方璇
主 編 王敏玲
發 行 人 古敏生
出版者 胡桃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(戶名)
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4 弄 13 號 6 樓
電話 (02)2369-8674 傳真 (02)2364-1896
封面設計 AFR:KA WORKS!
封面繪圖 王小美
劃撥帳號 19077597
讀者服務 陶靜群
電腦排版 文盛電腦有限公司
製版印刷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登 記 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866 號
總 經 銷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(02)2245-1480
出版日期 1998 年 8 月初版第 1 刷
定 價 330 元
原著書名 James Herriot : The Life of a Country Vet
Copyright© 1997 by Graham Lord
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K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 1998 by Walnut Tree Publishing Co
All rights reserved.
ISBN 957-8320-07-8

本著作取得原著作者 Graham Lord 授權出版全球繁體字中文版，翻印必究
以劃撥單冊九折，三冊八五折，滿 500 元以上掛號郵資由胡桃木負擔
滿 1000 元另有贈品，洽詢專線：(02) 2369-8327。



《大地之歌》和《這不該發生在獸醫身上》的電影場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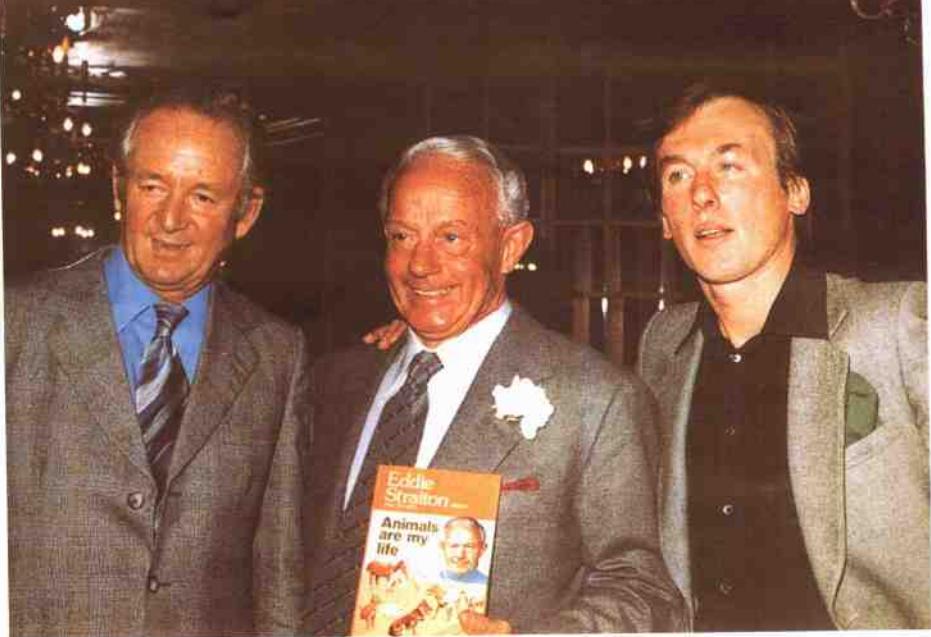


哈利故事的聲名大噪和廣受歡迎，讓塞司克成為主要的觀光景點。左邊是「獸醫之家」，右上圖是市集廣場，而右下圖是一九四一年，艾非和瓊安結婚的教堂。(加奇明信片有限公司)

風景如畫的艾斯奎格小村和上萬電視觀眾所熟知的「戴洛比」。(戴瑞·包伯斯)

電視劇中診所的場景。(戴瑞·包伯斯)





艾非、艾迪和克利斯多夫·提摩西於一九七九年在艾迪的自傳《動物是我的生命》發表會中合影，艾非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精彩的序言。

電視影集中濃厚的英國味讓這部影片風靡全球。它所蘊含三〇年代的愜意安適與懷舊的美感，都使觀眾深深為之吸引。
(BBC)





艾非總是說，從位於塞渥比他家附近的沙賴河堤上往下俯瞰，可說是英國第一美景。(戴瑞·包伯斯)

遛狗一直是艾非最大的興趣。(朱利安·卡德)





「哈利式鄉野(Herriot Country)」中的標準場景，也是他鍾愛五十五年之處：史瓦谷地(戴瑞·包伯斯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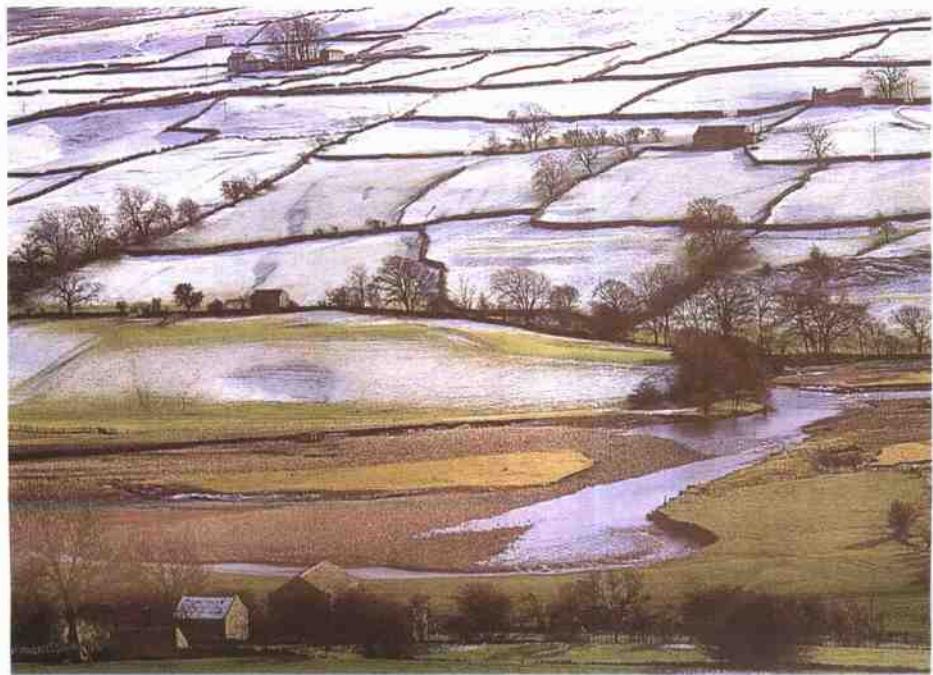
溫斯立山谷的塞媚海(Semewater)。(戴瑞·包伯斯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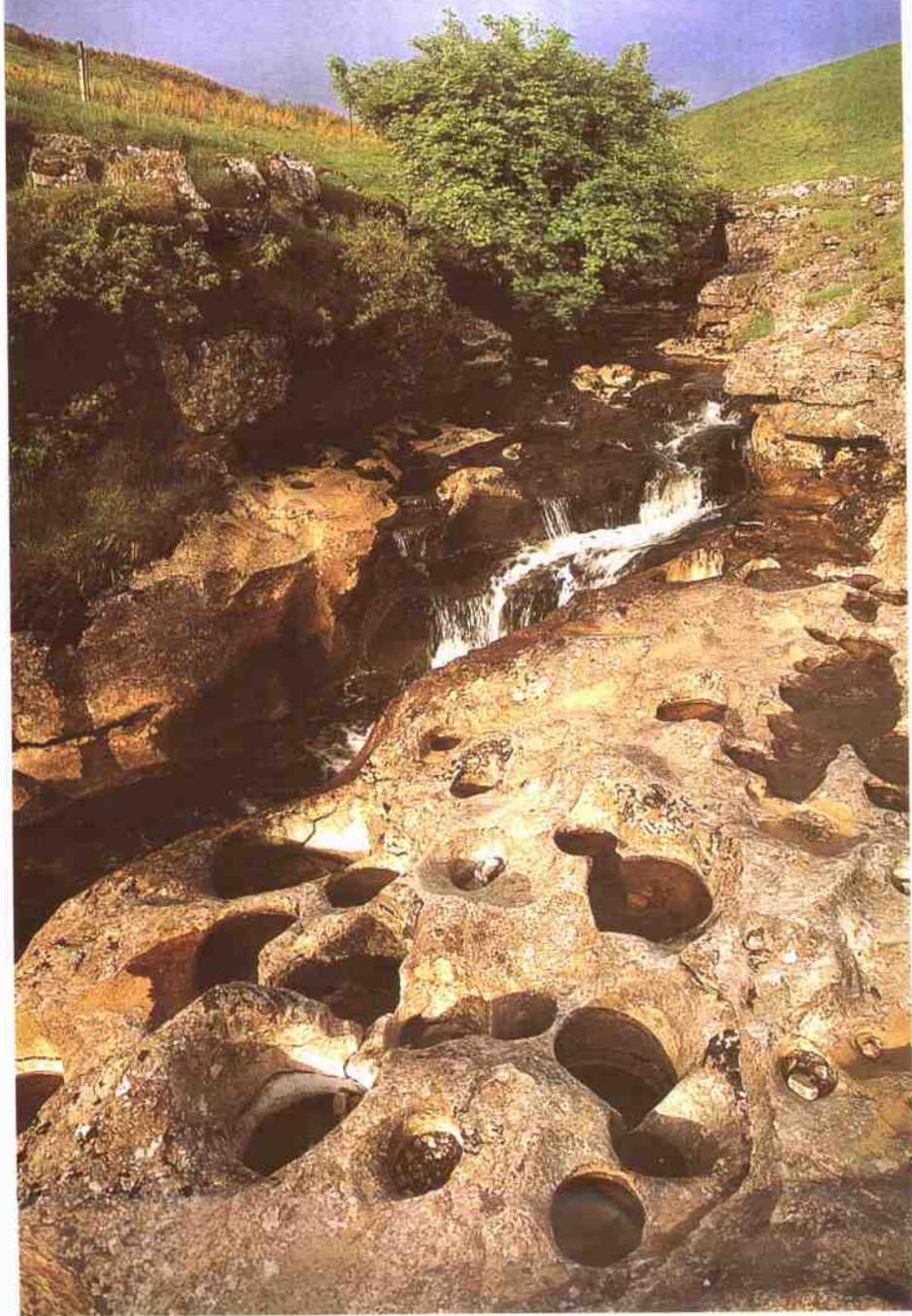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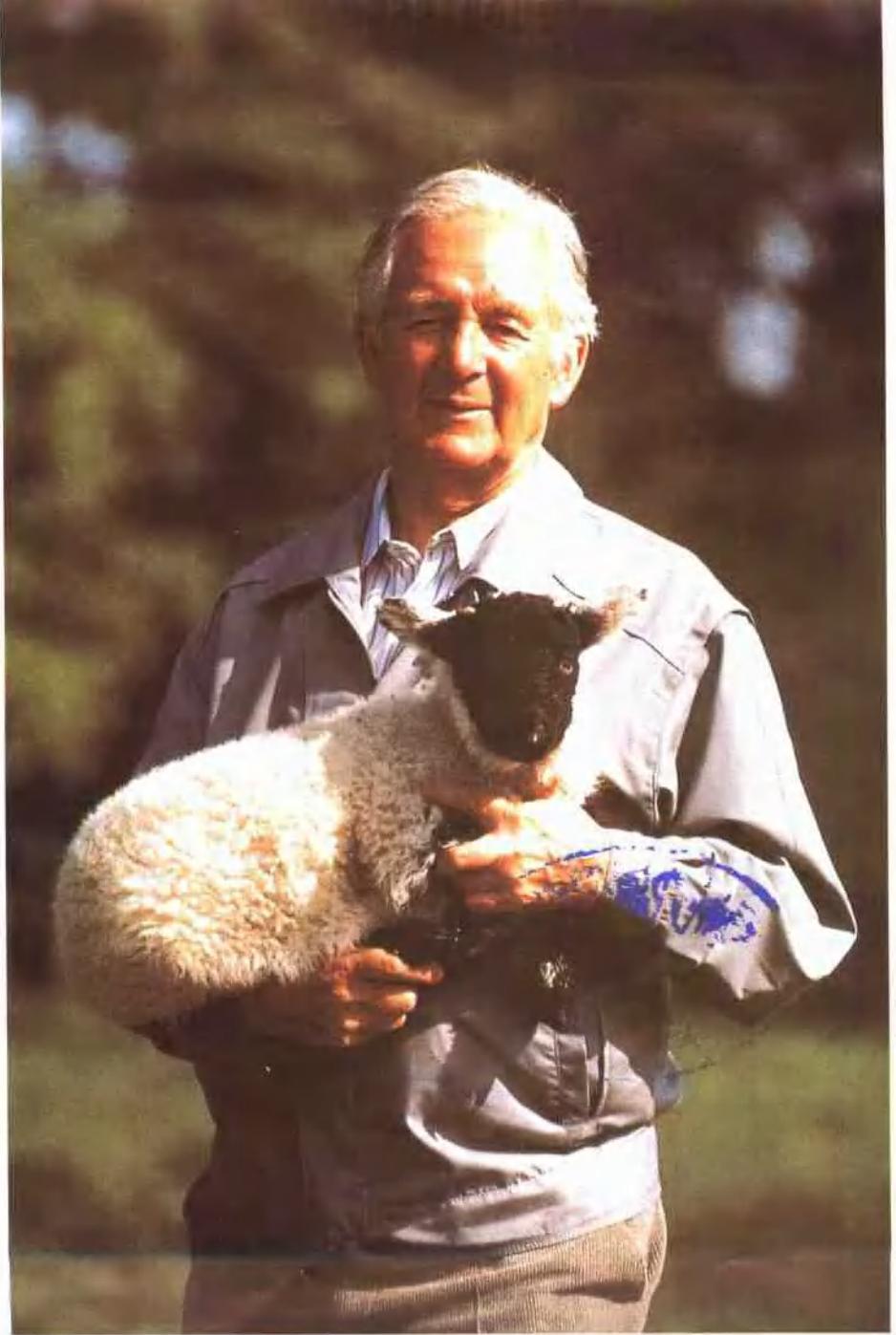
北約克郡荒原的活力荒原(Live Moors)。(戴瑞·包伯斯)

靠近里斯的史瓦河。(戴瑞·包伯斯)





卡維谷地的卡維河。(戴瑞·包伯斯)



「獸醫工作佔了我生命的百分之九十九，我只是個小小的鄉村獸醫。」
(朱利安·卡德)

JAMES HERRIOT

The Life of a Country Vet

•  •

——鄉村獸醫的一生

詹姆斯·羅德○著

影子獸醫

(名作家／書評人)

莊裕安

大約在三毛叱咤風雲於台灣文壇的年代，皇冠出版社的「當代名著精選」譯叢裡，曾經出現吉米·哈利的《大地之歌》等三部曲。吉米·哈利在台灣的風采雖不如三毛，但在世界文壇掀起的轟動，後者難望項背。保守估計，哈利的英文著作至少行銷六千萬冊，譯成十二種語言通行於世，多達五億冊。他的故事兩度拍成電影、兩度由英國廣電公司拍成三、四十集的電視劇，《大地之歌》電視劇，僅只德國便重播過四次，遑論英語系國家。每一回重播，都吸引新一代的觀眾和讀者，使哈利的作品暢銷又長銷，將其推上二十世紀「獸醫文學」經典地位。

吉米·哈利在七〇年代的文壇地位，大約相當於現今蟄居普羅旺斯的彼得·梅爾。英國的約克郡一度更名為「哈利郡」，在經濟蕭條年代，村民靠觀光業撐過難關。美、日觀光客甚至組成吉米·哈利為主題的觀光團，視親臨「文學現場」為樂事。成名的哈利，每天都要為數十位遠道而來的書迷簽名留念。在哈利風潮顛峯期，獸醫系的入學申請排名看漲，一度威脅到醫學院熱門科系。

吉米·哈利是典型「*larger than life*」的人物，媒體擰出來的「恐龍式偶像明星」，長期被妙筆與燦舌鑄血造肉。當艾非·威特為一連串獸醫故事投石問路，尋求出版可能，曾經成功策劃行銷《獅子與我》一書的馬嘉莉·維力爾斯建議他，如果要讓新書更有賣相，最好採第一人稱口吻；此後，

「艾非·威特」、「我」和「吉米·哈利」三位一體，作者也陷入「小說」和「自傳」的糾葛。讀者想當然爾，認為獸醫哈利就是獸醫哈利，他們並不認識另一個獸醫威特。威特逝後，作傳的葛萊罕·羅得費大番功夫，來考證哈利不等同威特。

哈利故事會走紅於七〇年代，得力於人們厭倦五、六〇年代的嬉皮虛妄風氣，可以說是上一波「心靈雞湯」類型，我們可以將它歸到「讀書文摘體」——講究傳統保守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價值，最好是真人真事，但敘述者的身分與眾不同，像飛行員、登山冒險家或消防隊員，「讀書文摘」後來購得哈利傳奇的濃墨本版權，果然創下銷售紀錄。哈利經手的威氣名駒、長腿抗痘的拉布拉多犬、產禿頭的母牛等等，都是人們從沒聽過的有趣故事。四〇年代英國鄉村，獸醫被視為類似巫術的工作，正規的獸醫學術界，也認為艾非·威特筆帶「民族誌學」風味。哈利是個經驗豐富、風采翩翩，遊刃有餘的好獸醫，至少為成千上萬的書迷公認。

羅得是塑造「哈利神話」共犯結構的要角，他帶著求真求贖的心情，讓艾非·威特這塊冰山，死後浮出水面。當威特還是無名小卒，獸醫小說被擺在書店童書區時，羅得以英國「週日快訊」一言九鼎的書評身份，極力肯定威特的文筆，拉拔他到大報連載專欄。威特因哈利這個角色鶴譽聲起，羅得扮演很重要的伯樂貴人。從此羅得長期觀察威特，看到普通讀者見識不到的一面。

當哈利名氣大振，每本新書都可登上暢銷排行榜首時，羅得發現危機。威特的原創力消退，極可能是相同題材落墨過多。威特想暫停獸醫故事，改寫其他小說，卻不為經紀人贊許。他曾寫出莫

莫科和伊斯坦堡的遊記散文，被評為文采乏善，無市場價值。威特成為暢銷作家後，竟有身不由己的苦楚，哈利是作家、出版社、書店的「命運共同體」，不再是威特自由宰制的角色。英國廣電公司打鐵趁熱，推出第二檔以哈利為題材的連續劇時，甚至多由他人捉刀代撰，只待威特點頭稱可。威特的另一苦惱是羅得初識他時就預感的盛名之累。威特秉持哈利的耐心和精力，為讀者回信、為觀光客簽名，如果要與哈利合而為一，當然也得扮演永不沮喪的好好先生。但威特絕不等同哈利，因為威特曾被名聲的狂妄感染到石魯氏程度，在此會有滅頂的危機，於人則侵犯大膽，留不憂鬱的後遺症。威特曾在年過五十時寫出處女作，不就是跟愛鬱荷麗對抗的成果？如果羅得擅用斷言，威特會「反向操作」，經營出那般樂天勤善的哈利角色，又是作家「雙面亞當」的例子。

我曾為韓福瑞·波頓的《伯恩斯坦傳》中譯撰序，如今發現羅得的新書也有異曲同工。兩位傳主各是音樂界及寫作界知名人物，都以熱情、積極、教誨的藝術人格載譽，也都是傳主亦師亦友的長期觀察者，他們都以求真求實的動機，訪問傳主生前的親友交往，意圖達到最完整拼貼。

威特或哈利，究竟誰是主人，誰是影子？彷彿威特是實，哈利是虛。但經過文字成品，我們認識的哈利卻遠多於威特，甚至取代了威特。難怪威特數度歇筆，因為哈利已然反客為主，難以駕馭了。羅得的傳記正好將威特和哈利劈成兩半，唐吉軻德的歸唐吉軻德，塞萬提斯的歸塞萬提斯。多奇妙呢，倘若威特不替那邊染布魯氏桿菌的母牛接生，倘若第一本哈利故事至今還被擺在童書區，給兔子看病好呢，還是寫書供人讀？

夢幻裡的現實

(名動物醫師／作家)

杜白

看完本書，就後悔答應提筆了。此刻的心境就像看見舞台上美艷的性感巨星，突然素面而穿著隨便地牽著狗兒推門走進診所來。幸好，我要負責的是她的狗。年少的時候看戲，只看得到劇情內容，心緒隨之起伏。但接觸媒體久了，就變得十分挑嘴。我會仔細看攝影機如何取鏡，演員如何走位，甚至會因推敲出劇情而洋洋得意。本書作者似乎足以近代史學者自期，把艾非·威特這位獸醫前輩的一生，編寫成一部記錄片，對眾多的哈利迷，這是十分沉重而殘酷的事。

在石油危機氾濫的黯淡時光裡，吉米·哈利讓人們可以盡情歡笑與流淚，找到心靈宣洩的管道，他成了獸醫界的傳奇人物，只差沒能得到諾貝爾獎。其實，威特家族如果聰明一點，真可以創設一個獸醫界的諾貝爾獎，讓哈利不只是個逝去的傳奇人物，更是獸醫學界的標竿，鼓勵另類的心理工作者，在沉悶的工作壓力裡，呼吸到新鮮的空氣，俯仰天地間，走更遠的路。

在獸醫學的文獻裡，你找不到吉米·哈利的貢獻。因為，他不像醫學界裡著名的史懷哲——幾乎是醫界的聖人。但喜歡動物的人們（應該超過了全人類一半的人口），却會以朝聖的心情，想盡辦法去沾一沾吉米·哈利的邊（像我就有一個吉米·哈利的約克郡紙雕模型），人們大可忽視其間的種種商業色彩，徜徉其間，彷彿置身那熟悉的獸醫氣氛裡，那種最直接的真與純潔的童稚歡愉，

是在嚴密的人醫體系裡，永遠無法翻譯的神祕空間。

為什麼人醫裡，無法出現像吉米·哈利一樣的偶像呢？其實生病的人除了病痛的減輕之外，最渴望的是得到溫馨的撫慰，而不是空洞、華而不實的安慰詞句。真摯的撫觸、貼心的擁抱，是獸醫師對病患常有的關懷，人醫却不能、不敢也不習慣。

作者不想太嚴謹的以老學究心境來揭露吉米·哈利的真實人生，因為那是危險而且無聊的。哈利絲永遠不想知道艾非·威特是誰，却自信滿滿的認為自己最瞭解「吉米·哈利」。所以，字裡行間，可以看見作者虛偽小心翼翼。雖然隨處可見隱晦面，在筆觸之處所畫上的艾非·威特詩句，以及感性詞語，却讓傷心欲絕的讀者，又露出微笑。

當然，偶像的幻滅是很殘酷的，但却是真實、平凡而且很健康的。

羅得也許有強烈的使命感，想據實報導吉米·哈利現象，因此有意無意地刺痛了無數讀者的偶像崇拜心理，但他却未能撼動艾非·威特畢生的創作成就及他在世人心中留下的美好。

這點讓我深深的警惕。就像我最喜歡的是最早期那本《給牠愛和溫暖》，書名俗不可耐，却是九成五以上的真實。往後的幾本，只能保持八成的真人真事，却因為時代背景的不斷更換，必得切中現實裡的痛點。我無法想像七、八十歲的時候，自己會是何等景像，但是却也不擔心，因為在時光的跳動裡，我已走過。歷史的步履裡，總都是雪泥鴻爪。

因此，請用健康的態度來讀這本傳記，撫卷之餘，儘管長嘆吧！